# 紅樓夢/第091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## 第九十一回　縱淫心寶蟾工設計　布疑陣寶玉妄談禪

話說薛蝌正在狐疑，忽聽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“不是寶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們，看他們有什麼法兒。”聽了半日，卻又寂然無聲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。掩上房門，剛要脫衣時，只聽見窗紙上微微一響。薛蝌此時被寶蟾鬼混了一陣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是如何是可。聽見窗紙微響，細看時，又無動靜，自己反倒疑心起來，掩了怀，坐在燈前，呆呆的細想，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塊，翻來覆去的細看。猛回頭，看見窗上紙濕了一塊，走過來覷著眼看時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。聽得吱吱的笑聲，薛蝌連忙把燈吹滅了，屏息而臥。只聽外面一個人說道：“二爺為什麼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”這句話仍是寶蟾的語音。薛蝌只不作聲裝睡。又隔有兩句話時，又聽得外面似有恨聲道：“天下那里有這樣沒造化的人。”薛蝌聽了是寶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，這才知道他們原來是這一番意思，翻來覆去，直到五更後才睡著了。剛到天明，早有人來扣門。薛蝌忙問是誰，外面也不答應。薛蝌只得起來，開了門看時，卻是寶蟾，攏著頭髮，掩著怀，穿一件片錦邊琵琶襟小緊身，上面繫一條松花綠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未穿裙，正露著石榴紅灑花夾褲，一雙新繡紅鞋。原來寶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見，赶早來取家伙。薛蝌見他這樣打扮，便走進來，心中又是一動，只得陪笑問道：“怎麼這樣早就起來了？”寶蟾把臉紅著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個碟子里，端著就走。薛蝌見他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“這也罷了。倒是他們惱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得來纏。”于是把心放下，喚人舀水洗臉。自己打算在家里靜坐兩天，一則養養心神，二則出去怕人找他。原來和薛蟠好的那些人因見薛家無人，只有薛蝌在那里辦事，年紀又輕，便生許多覬覦之心。也有想插在里頭做跑腿的，也有能做狀子的，認得一二個書役的，要給他上下打點的，甚至有叫他在內趁錢的，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：种种不一。薛蝌見了這些人，遠遠躲避，又不敢面辭，恐怕激出意外之變，只好藏在家中，聽候傳詳。不提。

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寶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寶蟾回來將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說了。金桂見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鬧一場，反被寶蟾瞧不起，欲把兩三句話遮飾改過口來，又可惜了這個人，心里倒沒了主意，怔怔的坐著。那知寶蟾亦知薛蟠難以回家，正欲尋個頭路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開了端了，他便樂得借風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撥。見薛蝌似非無情，又不甚兜攬，一時也不敢造次，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，大覺掃興，回來告訴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，再作道理。及見金桂怔怔的，似乎無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里那里睡得著，翻來覆去，想出一個法子來：不如明兒一早起來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卻自己換上一兩件動人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顯出一番嬌媚來。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裝出一番惱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泊岸，不愁不先到手。及至見了薛蝌，仍是昨晚這般光景，并無邪僻之意，自己只得以假為真，端了碟子回來，卻故意留下酒壺，以為再來搭轉之地。只見金桂問道：“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么？”寶蟾道：“沒有。”“二爺也沒問你什麼？”寶蟾道：“也沒有。”金桂因一夜不曾睡著，也想不出一個法子來，只得回思道：“若作此事，別人可瞞，寶蟾如何能瞞？不如我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沒有不盡心的。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腳，倒不如和他商量一個穩便主意。”因帶笑說道：“你看二爺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？”寶蟾道：“倒象個糊涂人。”金桂聽了笑道：“你如何說起爺們來了。”寶蟾也笑道：“他辜負奶奶的心，我就說得他。”金桂道：“他怎麼辜負我的心，你倒得說說。”寶蟾道：“奶奶給他好東西吃，他倒不吃，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么。”說著，卻把眼溜著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“你別胡想。我給他送東西，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，我所以敬他，又怕人說瞎話，所以問你。你這些話向我說，我不懂是什麼意思。”寶蟾笑道：“奶奶別多心，我是跟奶奶的，還有兩個心么。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聲張起來，不是頑的。”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，因說道：“你這個丫頭就不是個好貨！想來你心里看上了，卻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”寶蟾道：“只是奶奶那麼想罷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難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爺好，我倒有個主意。奶奶想，那個耗子不偷油呢，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別性急，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備的去處張羅張羅。他是個小叔子，又沒娶媳婦兒，奶奶就多盡點心兒和他貼個好兒，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。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謝候奶奶。那時奶奶再備點東西兒在咱們屋里，我幫著奶奶灌醉了他，怕跑了他？他要不應，咱們索性鬧起來，就說他調戲奶奶。他害怕，他自然得順著咱們的手兒。他再不應，他也不是人，咱們也不至白丟了臉面。奶奶想怎麼樣？”金桂聽了這話，兩顴早已紅暈了，笑罵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倒偷過多少漢子的似的，怪不得大爺在家時離不開你。”寶蟾把嘴一撇，笑說道：“罷喲，人家倒替奶奶拉纖，奶奶倒往我們說這個話咧。”從此金桂一心籠絡薛蝌，倒無心混鬧了。家中也少覺安靜。

當日寶蟾自去取了酒壺，仍是穩穩重重一臉的正氣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後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負了他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後倒要和自己也鬧起來，豈非自惹的呢。過了兩天，甚覺安靜。薛蝌遇見寶蟾，寶蟾便低頭走了，連眼皮兒也不抬，遇見金桂，金桂卻一盆火兒的赶著。薛蝌見這般光景，反倒過意不去。這且不表。

且說寶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，待人忽親熱起來，一家子都為罕事。薛姨媽十分歡喜，想到必是薛蟠娶這媳婦時沖犯了什麼，才敗坏了這幾年。目今鬧出這樣事來，虧得家里有錢，賈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婦兒忽然安靜起來，或者是蟠兒轉過運氣來了，也未可知，于是自己心里倒以為希有之奇。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，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聽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。同貴知机，便說道：“大奶奶，老太太過來了。”說著已到門口。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，薛姨媽一嚇，倒退了出來。金桂道：“太太請里頭坐。沒有外人，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慣見人，因沒有見過太太。今兒才來，還沒去請太太的安。”薛姨媽道：“既是舅爺，不妨見見。”金桂叫兄弟出來，見了薛姨媽，作了一個揖，問了好。薛姨媽也問了好，坐下敘起話來。薛姨媽道：“舅爺上京幾時了？”那夏三道：“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，把我過繼來的。前日才進京，今日來瞧姐姐。”薛姨媽看那人不尷尬，于是略坐坐兒，便起身道：“舅爺坐著罷。”回頭向金桂道：“舅爺頭上末下的來，留在咱們這里吃了飯再去罷。”金桂答應著，薛姨媽自去了。金桂見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“你坐著，今日可是過了明路的了，省得我們二爺查考你。我今日還叫你買些東西，只別叫眾人看見。”夏三道：“這個交給我就完了。你要什麼，只要有錢，我就買得來。”金桂道：“且別說嘴，你買上了當，我可不收。”說著，二人又笑了一回，然後金桂陪夏三吃了晚飯，又告訴他買的東西，又囑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從此夏三往來不絕。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，知是舅爺，也不常回，從此生出無限風波，這是後話。不表。

一日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媽打開叫寶釵看時，上寫：

男在縣里也不受苦，母親放心。但昨日縣里書辦說，府里已經准詳，想是我們的情到了。豈知府里詳上去，道里反駁下來。虧得縣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了。那道里卻把知縣申飭。現在道里要親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沒有托到。母親見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爺去。還叫兄弟快來，不然就要解道。銀子短不得。火速，火速。

薛姨媽聽了，又哭了一場，自不必說。薛蝌一面勸慰，一面說道：“事不宜遲。”薛姨媽沒法，只得叫薛蝌到縣照料，命人即便收拾行李，兌了銀子，家人李祥本在那里照應的，薛蝌又同了一個當中伙計連夜起程。

那時手忙腳亂，雖有下人辦理，寶釵又恐他們思想不到，親來幫著，直鬧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嬌養慣的，心上又急，又苦勞了一會，晚上就發燒。到了明日，湯水都吃不下。鶯兒去回了薛姨媽。薛姨媽急來看時，只見寶釵滿面通紅，身如燔灼，話都不說。薛姨媽慌了手腳，便哭得死去活來。寶琴扶著勸薛姨媽。秋菱也淚如泉涌，只管叫著。寶釵不能說話，手也不能搖動，眼乾鼻塞。叫人請醫調治，漸漸蘇醒回來。薛姨媽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驚動榮宁兩府的人，先是鳳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，隨後王夫人又送至寶丹來。賈母邢王二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丫頭來問候，卻都不叫寶玉知道。一連治了七八天，終不見效，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後來寶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沒有瞧去。

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，薛姨媽看了，怕寶釵耽憂，也不叫他知道。自己來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會子寶釵的病。薛姨媽去後，王夫人又求賈政。賈政道：“此事上頭可托，底下難托，必須打點才好。”王夫人又提起寶釵的事來，因說道：“這孩子也苦了。既是我家的人了，也該早些娶了過來才是，別叫他糟踏坏了身子。”賈政道：“我也是這麼想。但是他家亂忙，況且如今到了冬底，已經年近歲逼，不無各自要料理些家務。今冬且放了定，明春再過禮，過了老太太的生日，就定日子娶。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姨太太。”王夫人答應了。到了明日，王夫人將賈政的話向薛姨媽述了。薛姨媽想著也是。到了飯後，王夫人陪著來到賈母房中，大家讓了坐。賈母道：“姨太太才過來？”薛姨媽道：“還是昨兒過來的。因為晚了，沒得過來給老太太請安。”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，賈母甚喜。說著，寶玉進來了。賈母便問道：“吃了飯了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才打學房里回來，吃了要往學房里去，先見見老太太。又聽見說姨媽來了，過來給姨媽請請安。”因問：“寶姐姐可大好了？”薛姨媽笑道：“好了。”原來方才大家正說著，見寶玉進來，都煞住了。寶玉坐了坐，見薛姨媽情形不似從前親熱，”雖是此刻沒有心情，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語。”滿腹猜疑，自往學中去了。

晚間回來，都見過了，便往瀟湘館來。掀帘進去，紫鵑接著，見里間屋內無人，寶玉道：“姑娘那里去了？”紫鵑道：“上屋里去了。知道姨太太過來，姑娘請安去了。二爺沒有到上屋里去么？”寶玉道：“我去了來的，沒有見你姑娘。”紫鵑道：“這也奇了。”寶玉問：“姑娘到底那裡去了？”紫鵑道：“不定。”寶玉往外便走。剛出屋門，只

見黛玉帶著雪雁，冉冉而來。寶玉道：“妹妹回來了。”縮身退步進來。

黛玉進來，走入里間屋內，便請寶玉里頭坐。紫鵑拿了一件外罩換上，然後坐下，問道：“你上去看見姨媽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見過了。”黛玉道：“姨媽說起我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不但沒有說起你，連見了我也不象先時親熱。今日我問起寶姐姐病來，他不過笑了一笑，并不答言。難道怪我這兩天沒有去瞧他么。”黛玉笑了一笑道：“你去瞧過沒有？”寶玉道：“頭幾天不知道，這兩天知道了，也沒有去。”黛玉道：“可不是。”寶玉道：“老太太不叫我去，太太也不叫我去，老爺又不叫我去，我如何敢去。若是象從前這扇小門走得通的時候，要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難。如今把門堵了，要打前頭過去，自然不便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他那里知道這個原故。”寶玉道：“寶姐姐為人是最体諒我的。”黛玉道：“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。若論寶姐姐，更不体諒，又不是姨媽病，是寶姐姐病。向來在園中，做詩賞花飲酒，何等熱鬧，如今隔開了，你看見他家里有事了，他病到那步田地，你象沒事人一般，他怎麼不惱呢。”寶玉道：“這樣難道寶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？”黛玉道：“他和你好不好我卻不知，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。”寶玉聽了，瞪著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見寶玉這樣光景，也不睬他，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，又翻出書來細看了一會。只見寶玉把眉一皺，把腳一跺道：“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！天地間沒有了我，倒也乾淨！”黛玉道：“原是有了我，便有了人，有了人，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，恐怖，顛倒，夢想，更有許多纏礙。——才剛我說的都是頑話，你不過是看見姨媽沒精打彩，如何便疑到寶姐姐身上去？姨媽過來原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宁，那里還來應酬你？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亂想，鑽入魔道里去了。”寶玉豁然開朗，笑道：“很是，很是。你的性靈比我竟強遠了，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，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，我實在對不上來。我雖丈六金身，還借你一莖所化。”黛玉乘此机會說道：“我便問你一句話，你如何回答？”寶玉盤著腿，合著手，閉著眼，噓著嘴道：“講來。”黛玉道：“寶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？寶姐姐不和你好你怎麼樣？寶姐姐前兒和你好，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？今兒和你好，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？你和他好他偏不和你好你怎麼樣？你不和他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？”寶玉呆了半晌，忽然大笑道：“任憑弱水三千，我只取一瓢飲。”黛玉道：“瓢之漂水奈何？”寶玉道：“非瓢漂水，水自流，瓢自漂耳！”黛玉道：“水止珠沉，奈何？”寶玉道：“禪心已作沾泥絮，莫向春風舞鷓鴣。”黛玉道：“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的。”寶玉道：“有如三寶。”黛玉低頭不語。只聽見檐外老鴰呱呱的叫了幾聲，便飛向東南上去，寶玉道：“不知主何吉凶。”黛玉道：“人有吉凶事，不在鳥聲中。”忽見秋紋走來說道：“請二爺回去。老爺叫人到園里來問過，說二爺打學里回來了沒有。襲人姐姐只說已經來了。快去罷。”嚇得寶玉站起身來往外忙走，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未知何事，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